



E.L. Doctorow
Andrew's Brain

安德鲁的大脑

[美] E.L.多克托罗 著 汤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安德鲁的大脑

(美) E.L.多克托罗 著 汤伟 译



Andrew's Brain

E.L.Doctorow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德鲁的大脑/(美)多克托罗著;汤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21-6003-7

I. ①安… II. ①多… ②汤…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5714 号

ANDREW'S BRAIN

by E.L.Doctorow

Copyright © 2014 by E.L.Doctorow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1130

责任编辑:方 铁
特约编辑:彭 伦 索马里
装帧设计:马岱姝

安德鲁的大脑

[美]E.L.多克托罗 著

汤 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总经 销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字数 70,000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6003-7/I·4791 定价:38.00 元

献给 M.

I

我可以给你说说我的朋友安德鲁，那位认知学家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有点凄惨。一天晚上，他怀抱一个婴孩出现在前妻玛莎的家门口。原因是他和玛莎离婚后娶的年轻可爱的妻子布萝妮去世了。

什么原因？

我会说到那里的。我无法独自承担这件事，安德鲁说，玛莎正站在敞开的大门前看着他。那天晚上正巧在下雪，玛莎出神地看着落在安德鲁纽约洋基队球帽帽檐上、柔软看起来像动物的雪花。玛莎经常被周围的某样东西迷住，好像她在把它们谱成曲子。即便在平时，她的反应也比较迟钝，用一双凸出滚动的深色大眼睛看着你。然后浮出笑容，点头，或摇头。其间，安德鲁的眼镜被从敞开的大门溢出的热气糊住了，他戴着被热气糊住的眼镜，像一个盲人似的站在雪中，当玛莎最终来到他跟前，从他怀里轻轻抱过裹在襁褓里的婴儿，转身回家，并迎着他的面关上大门时，他连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件事发生在哪里？

玛莎住在纽约郊区的新罗谢尔，小区里的住房都很宽大，风格各异（都铎风格、荷兰殖民风格和希腊复兴风格等等），大多数住宅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房屋与街道之间隔着一段距离，屋前是一些以挪威枫为主的老树。安德鲁回到车里，拿出婴儿篮、一只小提箱和两个装满婴儿用品的塑料袋。他使劲敲着大门：玛莎，玛莎！她已经六个月了，名字也起好了，她有出生证明，在我这里，请开门，玛莎。我不是在遗弃女儿，我只不过需要一点帮助，我需要帮助！

门打开了，玛莎的丈夫，一个大块头的男子出现在门口。安德鲁，把东西放下，他说。安德鲁照他所说的做了，玛莎的大块头丈夫把婴儿塞回到他怀里。你从来就是一团糟，玛莎的大块头丈夫说，我很遗憾你的年轻妻子去世了，但是我断定那肯定是由于你的愚蠢行为，某个不凑巧的疏忽，某个思维实验，或者是你著名的智力错乱，不过不管原因是什么，都会让我们想到你特有的把灾难留在身后的才能。

安德鲁把婴儿放进地上的婴儿篮里，提起篮子，缓缓地朝自己的车子走去，其间差点在湿滑的小路上摔倒。他用

后座上的安全带固定好婴儿篮，再回到屋前，捡起塑料袋和小箱子，拎着这些东西回到车里。把东西放好后，他关上车门，直起身体，转过脸来，发现眼前站着围着围巾的玛莎。就这样吧，她说。

[思考]

继续讲……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了我读过的什么，是关于精神分裂症和狂躁型忧郁症发病机理的。脑生物学家将通过改变基因的排列来治疗这些病症，寻找染色体组内的变异——这些与目的论紧密相连吮吸蛋白质的玩意儿。他们会用字母和数字给染色体编上号码，这儿去掉一个字母，那儿增加一个数字，哇啦，手到病除。所以说，大夫，你那套借助聊天治疗的方法遇到麻烦了。

别那么自信。

相信我，你会失业的。作为吞食智慧树果实的人类除了把生物学应用到自己身上，还能干什么？祛除病痛，延长寿命。比如说，你想在脑袋后面加一只眼睛吗？办得到。把直肠移植到膝盖上来？没问题。如果你想要的话，给你安一副翅膀都可以，不过最终的产物不一定飞得高，可能更像是腾

跃，就像在机场过道上长长的水平自动扶梯履带上的腾空跨越。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不想这么做，不想完善他那个生命无法修改补救的操蛋想法？我们是他的备选方案，他的故障保险。上帝演绎达尔文。

这么说玛莎最终还是把婴儿抱走了？

我还在思考我们怎样在腐朽的棺木里腐烂变臭，怎样转世投胎，一条瞎了眼的蚯蚓把含有我们基因的小碎片吸进肚子，它不知道为什么要要在被雨浸湿的泥地里抬起身子而最终冤死在鸢鹑尖锐的喙下。嗨，那个从天空里拉出来，“扑哧”一声落在树枝上，像一根湿绷带一样往下流淌的玩意是我活生生的基因碎片，里面有我的遗传因子。看啊！我成了一棵为存活而苦苦挣扎的树的养分。这是真的，听我说，那些纹丝不动、里面有导管的家伙与你我一样，为了生存无声地挣扎着，所有的树在争夺同一颗太阳，同一片扎根于斯的土地，撒出的种子最终会成为它们的林中之敌，就像古代王国的王子对于他们的父王。不过树并非永远静止不动。它们在狂风中跳着绝望之舞，茂密的枝叶东摇西摆，因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而朝着天空狂暴地挥舞手臂……嗯，从拟人化到我开始听见声音也就一步之遥了。

你听见声音？

哈，我知道你会关心这个。通常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实际上一旦听到这些声音，我就知道自己快要睡着了。但是这个声音会把我吵醒。这就像我不想告诉你，而此刻我却正在告诉你一样。

这些声音在说什么？

不知道。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我不是真的听见了。我是说，是实实在在的声音，但同时它们也是无声的。

没有声音的声音。

正是。就好像我听见了那些不发出声音的词语的含义。我听到了某种意味，但我知道那是别人说出来的话。通常是由不同的人。

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一个都不认识。其中的一个姑娘要和我睡觉。

这很正常——男人都会做那样的梦。

超出了一般的梦境。我不认识她。一位夏季长裙一直拖到脚面，脚上穿着一双跑鞋的姑娘。她眼睛下方长着细小的雀斑，即便站在阴影里，脸也像是被阳光照耀着一样雪白雪白的。漂亮得让人心碎！她拿起了我的手。

嗯，看来不仅仅是声音，肯定不只是无声的声音。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听出了某个意思并在脑子里形成一幅图像……

那么我们可以回到认知学家安德鲁身上了吗？

我其实不想告诉你我每天起床开始新的一天的时候也能听见这个不出声的声音。不过告诉你又怎样呢？比如，有天早晨上班途中，我在便利店买好报纸咖啡，在等一个红灯。我正看着红色的数字减小，就听见一个声音说道：反正你也站在那里，为什么不去把纱门修理一下。声音如此逼真，和真人的没两样，我扭头去看谁在我身后。没有人，街角就我一人。

听到那句话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图像？

一个老妇人。我让自己置身在她家厨房的门口。那是一栋破旧的农舍。我觉得可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院子里停着一辆旧拖车。妇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居家衣裳。她从小池上方抬起头来，脸上没有露出一丝惊讶，说了我上面提到的那句话。一个小姑娘正在厨房餐桌上用蜡笔画画。她看了我一眼，又回到自己的画上，突然，她用蜡笔一通乱涂——她在销毁自己画好的画。

你是否就是那个把你的朋友叫做安德鲁的人，那个带着婴儿去他前妻家的认知学家？

是的。

你说你梦见自己离家出走，发现自己站在某个破落农家的纱门前？

嗯，那不是梦，那是一种声音。你听仔细一点。这个声音让我想起了孩子夭折后我和玛莎的生活，它让我产生离家出走的愿望。我一点也不在乎去哪里。我跳上在港务局巴士总站见到的第一辆大巴。在大巴上我睡着了，醒来发现车子正蜿蜒行进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丘陵地带。我们停在一个小镇的旅行代办处前。我下了车，在小镇的广场上闲逛。凌晨两三点的样子，那里有一家便利店、一家杂货店、一家做镜框的店和一家电影院，全都打烊了。占据了建筑是罗马式风格的县政府广场的一侧。铺满棕色枯草的广场中央有一座青黑色的南北战争纪念碑，一个骑马男子的塑像。等我回到代办处，大巴已经开走了。我只好沿着铁轨朝镇外走，途中经过几座仓库，走了大约一两英里（这时天已经亮了），来到这栋看上去寒酸破旧的农舍。我饿坏了。我走进没有一点居住迹象的院子，绕到房子背后，发现一扇纱门，还有这两

个人，老妇人和一个小姑娘，就像是我刚把她们造了出来，或者说我以为我这么做了。而那个老妇人正是那天早晨我手拿咖啡报纸，在首都华盛顿等红灯时对我说那句话的人。

你是说你离家出走，发现自己正面对此前想象出来的画面，宾夕法尼亚州某栋破旧农舍的一扇真实的纱门？

不对，真该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确实上了大巴，这趟旅行和我讲述的一模一样，破旧的小镇，脏兮兮的农舍。当我来到那栋房子后面时，厨房里确实有这两个人：老妇人和手握蜡笔的小姑娘。吊灯下方挂着一条捕蝇纸，上面粘满苍蝇，黑乎乎的。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没有人让我修理纱门。

没有？

提议修纱门的是我自己。我又累又饿。四下见不到一个男人。我觉得如果我提议帮着做些零工杂活，她们会让我洗把脸，再给我一点吃的。我不愿让别人施舍我。于是我微笑着说道：早上好。我迷路了，不过我看见你们的纱门需要修理一下了，如果你们能让我喝杯咖啡，我想我可以把它修好。我注意到纱门关不严，上部的铰链已从门框脱落，蒙着的纱布也松了。这扇纱门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就是为什

么要在灯绳上吊一条捕蝇纸的原因。明白了吧，不是超自然的幻想把我拽到了那里。我确实搭乘过巴士，见到过那间农舍和那两个人，然后我把这些从脑子里屏蔽掉了，直到那天早晨在华盛顿，当我站在街角等着红灯的秒数减到零的时候，听见——

当时你在华盛顿工作？

——是的，政府顾问，不过不能告诉你我在干什么——听见一个老妇人的声音，说的话和我出现在她家纱门前时所说的差不多。不过她的声音里带着训斥的腔调，好像我向她透露过我倒霉的过去，听上去的效果像是：“反正你站都站在那里了，为什么不做点有用的事，哪怕是你这生中唯一的一次呢，快去把纱门修好了。”你的手册里有描述这种体验的专用术语吧？

有。但是我不确定我们说的是同一种体验。

我们也有自己的手册，我告诉你。你的专业是心智，我的是大脑。这对孪生兄弟最终会相逢吗？关于那趟巴士之旅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状态，觉得自己不管做什么，都会伤及自己所爱的人。坐在人体工学椅上的分析家先生，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我无法预知怎样

避免灾难，好像不管我做什么，总有恐怖的事件接踵而至。所以我只想跳上一辆大巴，离开这里。我什么都不在乎。我想把自己的生活夯得结实一点，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到不需要动脑子的日常琐事上。但是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谁？说了什么？

玛莎的大块头丈夫。

安德鲁走进玛莎家中后，看见玛莎的大块头丈夫正在穿大衣戴帽子，玛莎抱着婴儿，一边上楼一边掀开婴儿的小兜帽，拉开防雪服的拉链。安德鲁注意到这是一栋配备齐全的大房子，比他和玛莎还是夫妻时住过的房子大多了。门厅里铺着深色的镶木地板。他用眼角扫了一眼左手边舒适的客厅，里面放满了家具，壁炉里烧着火，炉架上方挂着一张沙皇的画像，沙皇身穿长袍，胸前挂着一个东正教的十字架，头上的皇冠看上去更像是一顶绣了花的帽子。右手边是堆满书籍的书房，玛莎的黑色施坦威钢琴也放在那里。楼梯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毯，每级台阶的底部被一根黄铜条压着，抱着

婴儿上楼时，玛莎并没有去扶优雅的弧形桃花木扶手。玛莎穿着宽松的长裤。安德鲁注意到她身材保持得还很好，发现自己正在琢磨她臀部的形状和张力，他已经有好几年没这样了。玛莎的大块头丈夫的大衣是那种圆肩的，带一个斗篷式的领圈，袖子亮闪闪的。现在已经没有人穿那种款式的大衣了。对玛莎的大块头丈夫来说，那顶不怕压的运动帽实在是太小了。

玛莎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声：安德鲁，跟他一起去。用的是他们还是夫妻时常用的那种从容不迫、发号施令的语调。

安德鲁走在前面，打开乘客侧的车门。他为玛莎的大块头丈夫能把自己塞进座位感到庆幸。他们上了路，去玛莎大块头丈夫喜欢的一家酒吧。他无声地给安德鲁指着路，在交叉路口左指右指，到了那里后，他指着一个停车位咕哝了几声。那家酒吧坐落在购物中心。安德鲁期待着一场对话和某种理解，不管怎么说他们有娶同一个女人为妻的经历。尽管安德鲁在等待对话开始，当他们在酒吧里坐下，面前放上了盛放在高脚水晶杯里的酒水后，玛莎的大块头丈夫却一声不吭。安德鲁只好顺着以下话题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所有那些你认为与我有关的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我意

外地夺走了我和玛莎的小女儿的生命是真的。我真心觉得我是在喂她儿科医生开的药。药剂师送来了配错的药。我没有像我应该的那样警觉。我一整天都在忙着自己的认知学博士论文，我在试验室里工作了好几个小时，加上系里的会议等等，我尽职地用滴药管把药滴进她的小嘴巴里。整整一夜，我每隔两小时喂她一次药，直到孩子停止了哭泣，死了。我不知道她已经死了，还以为她终于睡着了。我也累得不行了，就躺下睡了，玛莎教了一整天的钢琴，累坏了，所以陪伴生病的孩子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我身上，不管怎么说，我是个男人。是玛莎的叫声把我吵醒的，那不是人的声音，那是一头被捕兽夹夹住腿的森林巨兽发出的叫喊声，甚至都不是现在的动物，而是某种远古生物。

玛莎的大块头丈夫看着吧台后面的蓝色镜子，说道：当一个动物的腿被捕兽夹夹住后，你知道它怎么逃脱吗？把腿咬断。当然，它永久地残废了，不能养活自己，也无法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你是指玛莎，安德鲁说。

是的。而且我也终身残废了，爱上一个遭受了无法治愈的创伤的女人并和她结婚，她再也无法从事自己的专业。所

有这一切都得感谢那位伪君子安德鲁先生。

伪君子安德鲁先生，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是的，他的友善、温良、随意和迷人的愚蠢都是最致命的杀人犯的手段。我们再来一杯。

为了偿还他对玛莎大块头丈夫欠下的良心债，安德鲁端起酒杯，想迅速喝完杯中的剩酒，好再来一杯他并不想喝的酒，酒杯从他手中滑落了。安德鲁试图抓住下落中的酒杯，他外套的衣袖碰翻了吧台上盛花生的小碗，慌乱中他觉得有义务同时更正两件错误，却都失败了，酒杯和杯中的酒水，连带冰块和楔在杯子上的一片柠檬，跟随着花生米形成的瀑布，一起落在了玛莎大块头丈夫的腿上。

他的话冒犯了你，玛莎的大块头丈夫？你被激怒了？

没有，他是个歌剧演员。歌剧是一门情感无约束的艺术。哪儿出了一件事，他们为此唱上好几个小时。虽然他用像沙皇般令人生畏的洪亮低男中音唱出来的东西倒是没错。我不会因此而愤怒或感到被冒犯，这不仅是由于我对自己的了解，而且我脑子里有休止符——荣誉，还有其他美德可以